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 中国推理文学年选 / 李文主编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1.3
ISBN 978-7-5430-5665-7

I. ①2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5971 号

主 编: 李 文
责任编辑: 方 苑
编 辑: 关 薇 罗晓琴 张辰
版式设计: 罗姝芳
插 图: 潘广维

投 稿 邮 箱: zuituili@126.com
银 都 文 化: (027) 87752289 www.ymook.com
网 购 地 址: <http://ymook.taobao.com/>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地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政编码: 430015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网 址: www.whcbs.com
E-mail : zbs@whcbs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印务总公司
开 本: 700mm × 1010mm 1/16
印 张: 25.25 字数: 300 千字
版 次: 2011 年 03 月第 1 版
2011 年 0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28.6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东方列车连续杀人事件	吴 谁 (001)
盲点	刘念夕 (020)
The Last Words	程 可 (052)
无常鬼	浑 雪 (075)
未来探案之劫波	凇 (102)
心理医生	宠 儿 (124)
计划	大袖遮天 (148)
双头蛇	小 涩 (163)
睡莲	杭小夕 (192)
两妻奇案	老家阁楼 (215)
幻影	R·钉子 (233)
墨菲定律	许伟才 (254)
沉默的 K	苏 七 (272)
朱公案之文明奇冤	广 思 (285)
愿意陪我赴死吗	红娘子 (304)
蓄谋	泠 歌 (314)
街拍十分	七根胡 (346)
朝朝暮暮,暮暮朝朝	杨 英 (354)
复仇终点站	轩 弦 (367)

东方列车连续杀人事件

■ 吴 谁

1

那起连续杀人事件过去已经一年多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无比的悲哀。也许，这是因为我本来能阻止这一场血雨腥风的。早在暑假一个月前，它的伏笔已经埋下，只是当时的我完全不知情而已。

那个早上，一切都开始得十分平常，阳光明媚，鸟儿也在枝头平静地歌唱。为了预防流感，我戴着口罩去给学生上课。没想到刚出门，就听见街对面似乎有人在喊我名字。

我转过身去，发现街对面有个高中生打扮的女孩子在向我使劲地挥手。但我们之间汹涌的车流嘈杂声，让我听不清她在喊着什么。她身上的校服，表明她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但我对她的样子完全没有印象。那女孩见我停住，十分高兴。她居然不顾红绿灯，就趁着车流的间隙，兴奋地向我跑来。

天啊，她不要命了么？我连忙扯下戴着的口罩，大声告诫她：“小心车子，危险！”

也许我不喊那一声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因为就在我喊出声的那一瞬间，女孩子不知为何，居然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。她手捂住嘴巴，似乎很吃惊的样子。

尖锐得刺破耳膜的刹车声响起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刹不住的小轿车打了个旋，想斜着避开女孩子，但左边的车尾还是撞到了她。女孩子有如被风吹起的纸片一般轻轻飞起，却重重地落下。她跌落的地方，一摊红色的液体不断地扩大。

轿车的司机发了疯似的冲了出来，手足无措地看着女孩子，似乎想扶起她。我连忙跑上前去制止，“别移动她，赶快去街对面找救护！”

我家对面就是中南医院，此时已经有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疗人员向这边跑来。我蹲下身子，仔细地看女孩子。她受伤的部位应该是后脑勺。因为鲜血正沿着她长长的头发不停地渗出。她的面部向上，没有沾到什么血迹，脸苍白得吓人。

我不认识她啊，为什么她会在街对面喊我，又为什么听到我的声音后，吃惊得在路中间停下？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来，想探探女孩子的鼻息。女孩子的眼睛猛然睁开，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！她的嘴唇在蠕动着，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。看她挣扎得那么拼命，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吧。说不定这就是她的死前留言！我俯下身子，将耳朵凑到她的唇边。

女孩子用几不可闻的声音，对我说出了也许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：“你……不像……金城武……”

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我的耳朵，沿着我的听觉神经，输入我的大脑。“我不像金城武？”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一下子愣住了。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被急救人员扯离女孩子的身边。我呆呆地看着受伤的女孩子被抬上雪白的担架，送进对面的中南医院，再也没有出来。

第二天，报纸的边角上有一则小小的报道：一名女患者神秘逃出病房，十分钟后不幸在车祸中丧生。

她为什么逃出医院？她为什么喊我？她为什么停在马路中央，从而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？这一切都随着女孩的逝去，成为了谜团。

也许解开这一切的关键，就是她临死前对我说的那句话吧？但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——就算是告诉了警察王大力，他也不会相信的。所以，除了我外，谁也不知道：她逃出病房，牺牲生命，也许只是为了对我说这一句话——“你不像金城武！”

“我爱你”这句话还比较符合逻辑一点吧？此后的一个月里，我常常忿忿不平地想起这件事。

这就是那起被称为“东方列车连续杀人事件”的起点。

2

该来的，总会来的，比如暑假。

暑假第一天，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。我到常去的蛋糕店闲坐，居然碰到了流氓推理作家吴雅追。这真是流年不利，亏我还特意选了一张最靠近里面

的桌子。当吴雅追死皮赖脸地坐在我桌子对面时，我立马和他划清关系：“我今天绝对绝对不会再请客！”

“瞧这话说得，”吴雅追不好意思地打着哈哈，“不要把物质文明看得太重。”

“绝对不会请客！”我再次重复。

“实际上，今天两位主人都不必请客，我们店买单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穿着女仆装的女招待员笑容满面地站在我们的旁边，“请问这位主人是不是系色望老师？”

我一直觉得这家店很奇怪：为什么服务生都是女孩子，而且戴猫耳朵穿很短的女仆裙，特别是喜欢把客人称做主人？

“对，我就是系色望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主人的姓名好特别呢！”招待员抱着盘子偷笑，“那么恭喜系色望老师，您是我们店第一万名主人，今天您和您的客人所有消费一律免单。另外，还有特别的惊喜哦——东方快车火车票一张！”

“火车票？”我挺好奇地接过有粉红心形图案的小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浅蓝色的火车票，没见过的式样。

“不会吧？”倒是对面的吴雅追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。他一把抢过火车票，“是真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东方快车火车票的实物呢。这可是无价之宝啊。”

看我一副不识货的表情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解起来：“东方快车是我市著名沈氏财团的私人火车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食火车。东方快车之旅一年一次，为时两天一夜，只搭乘十三名客人，而车上为客人提供餐饮的厨师却多达三十人，都是上了时代周刊的名厨。天啊，这是每个美食家所梦寐以求的东西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有点疑惑，“东方快车好像是一部侦探电影的名字吧？我不太记得了，但你是写推理小说的，应该知道吧。”

吴雅追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，一个劲地激动，“你知道吗？一张火车票在 ebay 上可以卖到两万美金！”

“很遗憾哦，主人。这张火车票是不能出售的，上面有您的名字，只能您一个人享用。”女招待殷勤地提醒我，“请主人一定要去哦。”

“放心，我会确保我的好兄弟出席的。”吴雅追拍着胸膛保证。

我吃惊地看着吴雅追，心想就算我去，也是我一个人，你那么热心干吗。所以，我没有听到女招待转过身去后，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话：“他一点也不像金城武嘛！”

“简直就像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暴风雪别墅一般。”

不知为何,听到他这句话,我从心底涌出了不祥的预感。突然,响起了敲门声。吴雅追就像鳗鱼一般,瞬间溜到了床底,还随手捎走一串葡萄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走到门边:“谁啊?”

“你的邻居,过来打个招呼。”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。

我打开门,一个长相有点玩世不恭浑身酒气的男子倚在门口。也许应该称为公子,因为他身上的那套西装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他并没有看我,而是眼光呆滞地注视着手中的精致银盘,里面放置的两支水晶杯中盛着血一般鲜红的葡萄酒。

“旅行愉快!”他端起其中的一杯向我致敬。当他目光落到我脸上时,一下子愣住了,眼睛睁得大大的,似乎很吃惊。

“对不起,我长相吓到你了。”我有点冷汗的救场。

“没什么,”那男人很快反应过来,他将手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,“试试,我在自己房间找到的。要知道,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并不产自法国,而是来自吸血鬼的故乡——罗马尼亚。”

我有点好奇地接过酒杯,浅浅地抿了一口,感觉像一股清泉流过干渴的大地,在我喉咙处就已经将它吸收干净。

见我接过酒杯,那男子似乎宽心不少:“对不起,刚才我很不礼貌。不过,你长得不像金城武嘛!”

话还没说完,他的玻璃杯一下子掉在了地上,摔个粉碎。他用手捂着嘴巴,大股的葡萄酒从他手缝里涌了出来。

不对,涌出来的是鲜红的血。

他痛苦地用手抓着喉咙,却因为鲜血堵住了气管,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也许是一秒钟之后,也许是一刻钟之后,他用沾满鲜血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,嘴巴凑到了我的耳边:“你……你换……了……”

然后,他靠在我身上,死了。

4

当时的记忆不是很清晰,现在回想起来,我应该是先一口喝完我杯中的葡萄酒,然后推开还是热的尸体,最后才是尖叫起来。

我的尖叫唯一引出来的,只有吴雅追。

相。”

“死前留言？那句‘你换了？’为什么所有的死前留言都是这么毫无意义？”一提到这句话，我就有点不爽，这算哪门子死前留言，好歹也交代一个嫌疑人的名字啊。

“他没有说完，完整的意思是‘你换了杯子。’他端来两杯酒，一杯有毒，一杯没毒。没毒的是为自己准备的，他先端了起来喝掉，这样你就不得不选有毒的那一杯。但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喝的是有毒的那杯，大吃一惊下，才有了这句话，‘你换了……（杯子）’。这个死者，他是来杀你的。”

5

“如果你没有换杯子，就是这个凶手足够蠢。”吴雅追评价道。

“好吧，暂且不提这个人如何喝到有病的酒。如果他是来杀我的，动机是什么？我和他素不相识啊！”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床头。

“因为你是唯一例外的人。”就连这个问题，吴雅追似乎预先也准备了答案。

“我？唯一例外？”

“你还没有注意到吗？当我们挨个房间去喊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了每一个房间上的号牌吗？一号房，沈龙益，沈氏财团的现任当家，虽说八十几岁的老头子，但在我们这个城市中可以一手遮天，呼风唤雨。二号房，沈倩怡，目前沈氏财团的第一号继承人，是个四十几岁的铁血娘子。三号房，四号房……一直到死者的第十二号房，乘客全部姓沈，他们都是沈氏财团的继承人。你是唯一一个例外。”

“为什么都是沈家的人？他们包了这辆车么？”

“这辆东方快车本来就是沈氏财团的所有物，一般人根本无法登上这辆车。所谓一票难求，根本就没有票。本来这十三号房也属于沈家的，但因为这十三号房间的主人，沈龙益最疼爱的孙女沈青青，也是你班上的学生，在一个月前遭遇车祸死亡。这里变成死者的房间，你才能拿到这张票。如何？等你上车的时间，我可做了不少功课。”

我拼命地回忆：“沈青青，就是我们班上那个从开学一直旷课到暑假的女孩子？难怪这房间中的摆设这么的少女化！”

“这可由不得她。据说她天生免疫系统缺陷，一直住在中南医院的无菌

病房内，无法外出，这个房间她应该是一次也没有用过。但一个月前，她神秘逃出病房，结果在横穿马路时，遭遇车祸，不幸身亡。也许是因为她从未外出，不知道红绿灯的原因吧？”

“我遇见过她！实际上她死的时候，我就在她身边。”我突然联想起一个月前的惨剧。那个女孩子临终前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，“你……不像……金城武……”

刚才那个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！这究竟有什么含义在里面？

“你就在她的身边？你就是那个沈青青的神秘恋人？”吴雅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，“不是吧？虽说道上早有谣传，说是沈青青虽然一直身处在病房，和一名身份不明的恋人保持长久的通信关系。一个月前的某一天，她再也压抑不住自己那颗青春骚动的心，偷偷溜出病房，却在过街和恋人相见的途中，不幸遭遇车祸身亡。谣传中最为狗血的是，沈青青临死前紧紧地握着那名年轻男子的手，说了一句我爱你，然后就香消玉殒了。”

“绝对是谣传，她根本就没有说‘我爱你’，她说的是我不像金城武！”我慌忙争辩。

“这么说，她遭遇车祸的时候，你的确在她的身边？你就是那个神秘恋人？”吴雅追的表情已经因为惊讶而扭曲成一幅抽象画。

“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沈青青！我根本就没有和她通过信！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谁！”我百口难辩。

吃惊的是，这个流氓文学青年居然信了：“应该不是，你不可能那么有魅力的。而且，你绝对不会向自己的学生下手。那么，事情就糟糕了。”

吴雅追的脸色变得异常的严肃：“你应该不知道，沈氏财团的老板非常疼爱这个孙女吧。因此，他非常地痛恨那个害死沈青青的神秘恋人。”

“跟我无关。”我双手一摊。

“另外，他曾经立过遗嘱，要把几乎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沈青青。沈青青死后，遗嘱需要重新修订，沈氏集团中的十二个继承人闹得不可开交，都希望能分上一瓢羹。”

“也和我无关。”我摇摇头。

吴雅追的眼睛闪耀着晶莹的泪光：“大哥，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再看看这个死人，事实已经很明显了。你是在一辆东方快车上啊。”

“东方快车，美食之旅嘛。我知道。”

“不是那个东方快车，而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东方快车啊。搭乘

“如果他们想亲手杀死我的话,那就更奇怪了。那个小说中,不是一人一刀吗?每个人都有参与。为什么单单只有这一个人来用毒酒杀我?太奇怪了,别的人呢?”我指着地上的尸体。

“老实说,其实这里只有一个人恨你害死了沈青青——沈氏集团的其他继承人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是你除去了第一顺位的继承人,你是功臣,他们恨不得送你块牌匾。只可惜,恨你的人是老头子沈龙益。”吴雅追冷静地分析,“沈青青死后,遗嘱作废,老头子会重新改写遗嘱。这一块大蛋糕会落到谁的手上呢?这节车厢中的每一个人都拭目以待。于是,老头子就利用了这一点:大家都想要我的钱,是不是?那么,我把那个年轻人骗到东方快车上。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杀他。谁能杀了他,谁就可以得到我的遗产。公平竞争,不是我们一向标榜的原则吗?”

我的心仿佛沉到了海底。他们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?我根本不认识沈青青,我不是她的秘密恋人。连这一点都没有确定,他们就来杀我。他们可以随意玩弄别人的人生吗?我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骰子,用来决定谁能得到最后的奖品吗?

这该死的东方快车!

“这也是为什么他死后,没有一个人出来观看的原因。少了一个竞争对手,他们高兴都还来不及呢。哪会多管闲事。”吴雅追用脚把尸体的脸翻了过去,“可怜虫,第一个来尝试,居然失手了。”

“你得帮我。”我拉着吴雅追的袖子。

“为什么?对方可是还有十一个人呢!各个都是超级有钱的主,小指头就能把我们压死。”吴雅追甩开我。

“原因很简单。如果他们要杀死我,那么你就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我相信,对他们来说,死一个人和死两个人,都费不了多大的力气。乌鸦嘴,你也会死,如果我死了的话。”

7

既然确定了我们的猎物身份,就需要再一次用全新的眼光打量我们的车厢。窗户是锁死的,无法打开,我们的求生路被封死了。我脱下鞋子,用鞋跟的铁块猛敲玻璃,发出的是类似于金属撞击的声音。

“防弹玻璃,有够狠的。”吴雅追用专家的口吻称赞。

“虽然我不想承认,但我一进这个房间,就知道如何能隔着房间杀死别人。”吴雅追站起身来,随手取了一瓶酒,“这可是酒精纯度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烈酒啊。”

走廊上的灯很亮,但每个房间都是静悄悄的,仿佛是一个没有人烟的世界。我不停地从十二号房抱出酒,送到一号房门前,也就是沈龙益的房间门前。而吴雅追正在组装一个简单的道具,把调酒用的漏斗和从蒸馏器上拆下的胶皮管连在一起,然后将胶皮管从门缝下塞了进去。

“有地毯的房间,门下的缝隙都会比较大,否则门摩擦着地毯,关门会很吃力。这是常识。”吴雅追先前向我解说。当胶皮管伸进去一定长度后,吴雅追打开我带来的酒,然后倒进漏斗。酒精浓度极高的酒,顺着胶皮管流进房间,在里面应该迅速被地毯吸收了吧。只要不被人发现,我们又倒进去足够的酒精,那么就可以从房间外引燃,在密闭的门后点起一场致命的火焰。而且这火焰起于门边,彻底封死了任何逃生的道路。

还没灌完一瓶酒,吴雅追突然竖起了耳朵:“有动静!”

他猛地将我一推,我跌倒在门的视觉死角,只留下他独自在门前。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,昏黄的光线宁静地洒在吴雅追的身上。从我这个角度,看不到门里的情况,只能看到吴雅追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。

“都在啊,十个人都在。”吴雅追向后退了一步,但没敢再动。

“进来吧。”房间深处,一个苍老但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,应该就是沈氏财团的主人沈龙益吧。吴雅追提到过,他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。

吴雅追拼命摇着手拒绝,但他没敢再动。

光被某样东西挡住了,我看见一把弩逼在了吴雅追的胸口。

“老人家不喜欢把相同的话重复第二遍。”那把弩的主人是个年轻男人的口音,这房间中不止沈龙益一个人。刚才吴雅追也说了,似乎东方列车上其余的十个人都在这个房间。他们聚在一起在干什么?

吴雅追只好顶着弩,缓缓地走进房间,正式暴露在灯光下。我的视野里,只看得到他孤单的影子。

“你是谁?”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——根据吴雅追早先的描述,应该是排名只在沈青青之下的目前第一号继承人沈倩怡吧。

出乎意外地,吴雅追笑了:“奇怪,你是第一个没有说‘你不像金城武’的人。”

“你的确不像金城武啊!”门口拿着弩的人疑惑道。从房间中还能听到其他的人在窃窃私语。

“我不像金城武，对吧？一点都不像。但托这句话的福，”吴雅追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总算找到真相了。一切谜底都解开了。这句反复出现的话，的确是整个事件的关键点。”

我和吴雅追相处了多年，所以一听就知道，吴雅追在撒谎。

10

“我不是系色望老师，我只是他帮忙偷渡上来的一个乘客。但就算是系色望老师，他本人也不像金城武，完全不像。就是这一点，导致了整个事件的发生。”

吴雅追说话的时候，房间中很安静，只有那个老人的咳嗽声。

“事件的开始，源于一个月前你们老板最疼爱的孙女，财团原第一号继承人沈青青，逃出医院，想见自己的秘密恋人系色望老师。这个事件有两点格外重要。第一，沈青青隔着街呼喊系色望老师，这说明她认识这个人。但沈青青在临死前对系色望说了什么？她吃惊地说‘你不像金城武！’这说明沈青青没有见过系色望真正的脸。一个人怎么会认识另一个人，但没有见过他的脸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沈青青只远远地眺望过系色望老师，而没有近距离接触过。这是极端可能的事实。沈青青住的医院就在系色望老师家的街对面，从她的高层病房应该可以看见系色望的家和上下班的路。沈青青是系色望班上的学生，却不能去上课，只能天天远远地眺望自己的老师来来去去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凝视中，沈青青对系色望老师产生了兴趣。但这一点被某一个人利用了。

“沈青青在什么情况下说出那一句‘你不像金城武’？为什么只是金城武，而不是刘德华或是郭富城？（系色望老师还是比较像郭富城的……）这个问题，你们给了我答案。我得到的消息是沈青青和一位秘密恋人有过长期的通信联系。有人利用沈青青对系色望老师的兴趣，冒充他和沈青青联系，还给了她一张照片说是自己。因为系色望老师本人长得实在抱歉，怕引不起女孩子的好感，那个人被迫用了一张改头换面，比较像金城武的照片！这个人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想激起沈青青对外界的兴趣，让沈青青偷偷地溜出无菌室，断送自己的性命。而他的目的在一个月前达到了。

“沈青青逃出无菌病房，去见街对面的系色望老师。但是过街时无视红绿灯。本来也没有事情，却因为她对系色望老师的相貌有先入为主的印象。

盲点

■ 刘念夕

1

提示音：

如果有个同学，比你功课厉害，比你为人拽，犯错也比你狡猾，什么都比你强却被你失手杀了，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倒霉？

“咕噜噜。”

第二节自然课快要下课的时候，佳敏突然从前排朝我的座位丢来一个纸团。

纸团滚到甬道就停了下来，我无动于衷看着它。

“小植你怎么回事？快捡啊！”佳敏瞪大眼睛对口型。

眼看老师朝甬道走来，坐在我后面的水母头女生也急了，用胳膊使劲蹭我示威。

我叹了口气，皱眉拾起纸团塞进牛仔裤口袋里。

这时张老师正眉飞色舞地指导大家做实验，这节课他讲的是“盲点”，要求每个同学在白纸上画一个小十字，再在它右侧五到十厘米的地方画一个圆圈。然后闭上左眼，从十六厘米到三十五厘米的地方注视小十字。

“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！孩子们我说得没错吧，十字右边的小圆圈是不是就看不见了！”张老师兴奋地摆了个刘谦的造型，同学们很不买账地“哦”成一片。

我盯着白纸上的小圆圈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心却飘到了别处。

张老师是上个月刚从教育局调过来的老师。黑黑瘦瘦的，听说大学毕业还不到两年，全名张天白——据他自己说这个名字是昭雪天下，大有包公之

转眼就是周三了，唉。

又想到凌萧义正言辞的一番话——“什么叫做‘只要出两百块就行’？我凭什么要出钱？除了学费书本费，我也交了班费，这又算什么名目？我绝不会妥协的！小植你让我太失望了，怎么能任凭他们摆布呢，还同流合污。你的正义感到哪去了？”

当时我话到喉咙又咽下去了，真不想告诉他以前有个同学就因为“不和谐”结果被全班同学孤立排挤，最后被陷害偷窃女生的早点费，让家长领回去了——唉！

“告诉他们别痴心妄想，要对付我尽管来吧！”雪上加霜的，还有我同桌作为总结语的这句。

凌萧同学，你是真英雄，但有没有想过我呢？

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但如果收不到钱，本人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……

“不能坐以待毙！”我这样想着，鼓起了勇气，决定下课后去找佳敏谈谈，让他再宽限几天，如果他不同意自己再另外想辙。

佳敏毕竟是我十年以上的朋友了，虽然本人才十一岁；家住同一个街道，虽然我家是亭子间他家是小洋房；读书从同一家幼儿园毕业进了同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，虽然我一直是副班长而他只在四年级的时候做过一回体育委员。但就冲着这些，怎么说也不会一点面子也不给吧？

想当年他不知道抄了我多少次作业和试卷。嗯！

“干吗不看纸条，他们又在催了吧？”这时凌萧用书掩护着低声凑近。

“应该是。”我警惕地环顾四周（自从佳敏提醒，我觉得全班同学一半以上都是“坏人帮”耳目），确定没人“关注”后问，“不过凌萧你真的不打算交钱？”

“嗯！就麻烦小植帮我把话带到吧。”

于是我心中最后那点点美好的幻想也破灭了。

“你再好好想想。”——与其讲是劝他还不如说给自己听。

又紧张又期待的下课铃声终于响了，我条件反射般从座位上弹起，意外收获无数诧异眼光。

“陆小植同学，你还有什么问题么？”张老师的声音。

“喂……喂，老师还没宣布下课呢……你怎么了？”凌萧的声音。

“你看他脸多红啊。”后排女生的声音。

“老师，我……”

我呆立着，脑海里瞬间有无数只猴子在跳跃，大的小的，老的少的，面孔却都是我们班同学的模样，它们每个都是高兴的神态，抓耳挠腮地一齐向我冲来。

此刻明明秋初，我身上每个毛细孔却都张开了，汗水好像我流不出来的泪水一样在后背尽情肆虐着。就连那些注视我的目光都好像隔着一个北极，隔着巨大的冰川，哦不，那些目光本身就是恐怖的冰川，它们想冻死我、击垮我、压扁我，再发出哈哈大笑声。

我舔舔嘴唇，直直地一屁股坐下去。就听到老张“唉”的一声。

“你们班什么时候才能正常一点啊，下课吧！”他夹着课本说道，不无感慨地又朝我看了眼。

眼神和《勇敢的心》里主角上刑场的时候如出一辙。

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也懒得管。因为就在老张踏出教室的同时，一个白色的帅气影子落到我眼前。

“刚才某人很想跟老师打小报告吧，哼！”伴随黑暗影子的，是几个迅速围在一起女同学阴阳怪气的声音。

“去厕所谈谈。”影子的主人却很冷静，他淡定地瞥了眼我的同桌，接着敲敲我课桌就走了。

但立刻就被崇拜状目光追捧着——佳敏他一直很有人气。

“好。”我应承着，下意识将手摸向书包。

“你不要紧吧，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？”凌萧担心地问，我坚决地摇了摇头，同时把握着美工刀的手抽回。

“你别乱来呀……”凌萧看见刀愣住了，前所未有的担心表情显露在他瞪大的双眼中，但他还是竭尽全力的克制着声音，“……拿刀干吗？”

“不干吗。我会帮你解决这件事的。”我把美工刀反手掖进衣袖，大步离开。

“你不要冲动。”

可一出教室门，我还是生出了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英雄悲情，一边往男厕所走一边颤抖。

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，已经做好决定了呀，不能再回头了——我在心中给自己打气。

但身体还是不听使唤。

很小幅度地抖动,却没办法让自己感官忽视,头,肩膀,手臂,小腿,脚尖,不知道为什么都在抖动,只感觉自己像被拉长的弹簧,哪怕空气里传来的再细微的变化、哪怕触碰到一个细菌都能让身体和心战栗不已。

我甚至感觉到地面在轻微地晃动,就像地震一样。

谁知道呢?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

可能马上地面就裂成一个个大口子,人啊书啊课桌啊全从洞里掉下去,房子塌陷也有可能,大家全壮烈了。这样的怪新闻最近不也有的嘛。一栋居民楼,莫名其妙就这样了,走在楼下的人就被砸死了。

也有可能佳敏马上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?被外星人带走了?被神秘的磁场卷进去了?等我到厕所一看,衣服裤子什么鞋子都在,但人就没了,只看到一摊黑色的粉末,或者只能从墙上找到一个离奇的类似“麦田怪圈”那样的图形?上周末“世界真奇妙”电视栏目里不也放过么,在美国就有这样活生生的例子。

也有可能被飓风刮走了,等他再睁开眼,毫发无损,但发现人已经在墨西哥了也不一定。

也有可能降落在澳大利亚。

……太搞笑了,这么严峻的时刻我还能胡思乱想。

不过说实在的,佳敏如果消失了……就真的太好啦。

再也不用担心跟他比什么了,也再也不用害怕跟他为了凌萧同学谈判了,他做任何事都比你强,比你拽,比你有人气。你即使再优秀,只要生活在他周围就被埋没了,怀才不遇了,只能做他的“绿叶”,为他陪衬。虽然他是你朋友,不过这样的朋友如果这么消失了,你的世界从此也就清净了呀。

说不定,佳敏消失后,以前拥护他的人都会倒戈崇拜你呢,至少能更合群,肯定会这样的吧。

咳,我脑子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……

不过谁知道呢?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

管他呢!

我哆嗦着,用拇指把袖口里美工刀的按钮往下推去,听着刀片在轻轻的“吡——”声中从袖管外露了出来,一丁点的银白色正以我都没察觉到的速度拉长。

我完全不清楚自己心里现在在想什么,但却因此获得了某种奇特的勇气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茫然无措地看着他，他的眼睛却变成了倒三角形，嘴巴也张成字母“O”。

……美工刀。我的美工刀。

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记起了什么，整个人不由得战栗起来。

……我的右手应该握着美工刀……

“右手……”我全然忘了左右之分，像溺水的人般四下搜寻。

我看到我的右手了……刀确实被右手握着。

但刀现在扎进了佳敏的身体里!!!

我失神地盯着这一幕场景。

我在干吗？陆小植你在干吗?!

耳边传来刺耳的上课铃声，我猛地从中惊醒。

用尽气力，我连拍带打总算摆脱了佳敏的手，看着他往前倒下，蜷缩了几下后不动了。自己摸着手腕退到门边。

我大口地喘着气，注视着自己右手沾黏的血液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，它们与手心那些红色的可怕的家伙们混合在一起，就像一颗颗颜色刺眼的浆果。

我连忙把这些讨厌的东西往雪白的厕所墙壁砖上擦去。

右手又往身后木门摩挲，再往自己牛仔中裤上反复揩拭。

我感觉自己鼻涕也流出来了，但又觉得自己的眼泪也好，鼻涕也罢，都是莫名其妙甚至是毫无知觉的。它们挣脱了我大脑的控制。

这时我的手触碰到口袋一个坚硬的物体，我愣了愣，把物体掏出来。

是个很皱的纸团，看上去有些眼熟。

我将身体靠在墙上，努力回想起了纸团的“前世今生”：它是课上佳敏抛给我的，我还没拆开过。

我情不自禁地用牙齿狠狠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，巨大而伤感的气氛笼罩了我。

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它。

这是一张语文联系簿的条线纸，上面是我熟悉的圆珠笔字体歪斜写着：

小植你被点名啦！请诚实回答：

如果有同学，比你功课厉害，比你为人拽，犯错也比你狡猾，什么都比你强却被你失手杀了，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非常倒霉？

“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我只是带了把刀……只是想壮壮胆。我没干

唉,或许是自己对男人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吧!书上不是说么?生活是平淡甚至压抑的,你哪能要求身边的人面面俱到,自己也没法达到十全十美么。

左思右想之下钱悠悠决定率先打破僵局。

“赵宇,你证件都带了吧。”女人试探性地问道。

“啊?”对方却很呆滞,她只好重复一遍。

“哦,你是说这个啊,证件都带了,你呢?”赵宇此刻口气紧张得就像课上睡觉被老师突然点名提问的小学生。

“我也带了。”她找不到话说了。

钱悠悠现在在想什么,赵宇皱眉猜测着。

如果说一点也不了解后座这个女人,是假的,毕竟交往这么些年。但如果说是“非常了解”,他也打不了包票。

女人是善变的,尤其像钱悠悠这样优秀且高傲的女人。

在大学的时候不也是好不容易才追上的么?之后也没有多少让他后悔过当初的抉择,而自己从来就没信过“找个好女人能天天发现惊喜”。

毕竟不是卡通片里的叮当猫,打开口袋全是宝贝。女人只要随着时间不使男人特别失望,已经算是万幸。

但现在可怕的是,虽然她没什么问题,虽然他们感情也没什么问题,但现在驶往公证处的一路中,想到即将面对的那纸契约,他的心情七上八下了。

是对未来没信心么?这个问题他有点不敢想。

这时后座的女人轻轻咳嗽了一声,他的心绪也被拉紧。

钱悠悠的身体不太好,拼命工作和饮食不规律造成的胃病至今困扰着她,前几天为了操办婚礼一个人出门采购,淋雨回来之后就一直寒热交替,令他烦躁不已。

而她,总是轻描淡写。说没事,你放心吧。

又怎么放得下心,他摇摇头,朝后视镜看去:“你今天吃药了没有,还是不舒服么?”

而到嘴边的“要么今天咱就不去登记了,等你身体好些了再说。”则被生生地咽了下去。

我这是怎么了?身为一个男人临场退缩可不行。

何况到了这个节骨眼,一点点敏感词汇都有可能引起巨大风暴。